

古籍点校疑误汇录

(五)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

中 华 书 局

古籍点校疑误汇录

(五)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中华书局读者服务部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15 印张 250 千字

1990 年 8 月第 1 版 199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6.00 元

ISBN 7—101—00728—7/Z·81

说 明

一、本书收入 1987 年各种文史哲期刊和大专院校学报发表的有关古籍整理（包括标点、校勘、注释、今译）的批评性文章，是一本对校勘学有辅助意义的书：图书馆或可供陈列参考；出版社或可根据已提出的意见，在重印时有所改正；古籍整理工作者或可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使古籍整理水平有所提高。

二、本书所收文章中批评的一些点校本、注释本，或存在所指出的问题，但批评者往往就个人所见提出意见，并非系统、全面的评论，因此不能表明被批评的书质量必定很差，也不表明该书的点校者、译注者水平必定很差。

三、本书收入的文章，除个别注释予以删节，个别错字径予改正外，概仍其旧。至于其批评正确与否，编者不作判断，不下按语，仅供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参考。

四、本书文章排列顺序大致是：综合，文学（诗文、小说、戏曲、文学评论），历史（各体史书、史料笔记），哲学和工具书。

编 者

一九八八年五月

目 录

是耶？非耶？有据乎？无据乎？

——谈采用旧注应分清古今同形词的词义·····	赵逵夫 (1)
古籍整理中出现的字误·····	王 迈 (6)
古籍标点疑误三则·····	许 征 (15)
古代作品的注释、校释疑义举隅·····	相隆本 (19)
当今书刊中古文误读误释举例·····	范振国 郑慧生 (30)
《陌上桑》中的“坐”非“坐着”·····	一 波 (52)
王梵志诗校勘零拾·····	黄灵庚 (54)
《王梵志诗校辑》误校示例·····	郭在贻 (57)
《韦庄集校注》地名注释献疑·····	齐 涛 (67)
《周邦彦集》点校失误举例·····	谢思炜 (73)
《全金元词》拾遗订误·····	杨宝霖 (76)
对《诗薮》质疑四则·····	陈冠明 (84)
《傅山诗文选注》刊误·····	马斗全 (86)
《蒲松龄集》误收的一首诗·····	邹宗良 (103)
《辜鸿铭文集》标点纠误·····	萧 文 (106)
评《笔记小说大观》的出版·····	韦 甫 (108)
文言小说标点失误偶拾·····	李华年 (115)
《世说新语笺疏》标点献疑·····	宣荣卿 (124)
《世说新语笺疏》纠谬·····	乐 闻 (126)

读《世说新语校笺》	李 恭 (130)
《隋唐嘉话》《朝野金载》校勘商榷	刘瑞明 (141)
《西游记》校点注问题商榷	梅 季 (145)
《侠女奇缘》校点商榷	董树人 (175)
“东海曾经孝妇冤”注释辨正	许述贵 (180)
新印《曲品》点校疑误	吴书荫 (182)
《国语》句读琐记	赵新德 (190)
古书标点正误一则	林昭德 (195)
《后汉书》标点中的几处失误	周国林 (197)
《三国志》校读札记	周国林 (201)
《三国志》标点商榷	方北辰 (218)
《三国志》校勘拾遗	方北辰 (237)
《魏书》校勘记商榷一则	邢丙彦 (243)
《唐书》校读偶拾	张国刚 (245)
《宋史》标点一误	马计全 (249)
《宋史》校勘四则	吴怀连 (250)
《明史·艺文志》正误三则	王宏凯 (252)
《明史·地理志》标点正误	施和金 (254)
《水经注校》标点商榷	鲍善淳 (257)
《水经注校》标点误例举	赵新德 (277)
《水经注校》标点疑误补举	王维浞 (294)
《水经注校》地名标点正误	赵苇航 徐桂卿 (308)
读《明清进士题名录》	汪宗衍 (314)
中华版《史料笔记丛刊》订正之一	冒怀辛 (318)
点校本《春渚纪闻》献疑	钟振振 (330)
也为《春渚纪闻》献一疑	徐 俊 (351)

《程史》点校小议

——与吴企明先生商榷 梁冬青 (354)

《程史》失校一则 刘孔伏 (364)

《清嘉录》校点琐议 薛正兴 (366)

《孙臆兵法》注释商榷 关德仁 (380)

《荀子新注》中的一条注释错误 张松辉 (384)

对《订鬼篇》注释质疑 陈冠明 (386)

《五灯会元》点校献疑三百例 项 楚 (388)

《南海康先生口说》校点刍议 王洁玉 (446)

《贩书偶记》补正三例 徐 及 (454)

《古代汉语虚词通释》译句置疑 余让尧 (455)

是耶？非耶？有据乎？无据乎？

——谈采用旧注应分清古今同形词的词义

赵 逵 夫

我国的古籍，有些前人已作过注释，有的还不止一种注本。正由于前代学者几百年、几千年来的辛勤劳动，才使我们在今天重新整理、注释这些古籍时，省去了很多精力。

但是，旧注毕竟是古人所作的注，它用来解说原文的语言，解说原文使用的一些概念，是注书人当时的语言，当时的概念。今天要利用旧注的成果，首先得正确理解它们，识别正、误，从而在自己的注中做到择善而从。

可是，现在有些新注往往盲目照搬旧注。旧注错误未能改正的，近现代学者有更好的解释未能采用的，这些且不说。有的旧注完全正确，因为今人机械地照搬而造成了错误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下面举两个最为常见的例子。

《荀子·劝学》：“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杨惊注：“半步曰跬，跬与跬同。”王先谦《荀子集解》对“跬”字未作解释。梁启雄《荀子简释》曰：“杨曰：半步曰‘跬’，跬与‘跬’同。启雄按：跬，正字作‘跬’。《说文》：‘跬，半步

也。’”《说文》的作者许慎为东汉时人，杨惊为唐代人，皆距今一千多年。汉唐时一些词的意义同今天的并不一定相同，这是显而易见的。梁先生照搬前人的训释而未作进一步的说明。因为梁先生《简释》的权威性，以后的一些新注本、选本、大专文科教材也都是照搬了杨惊的注（或者说照搬了梁先生的）。如章诗同《荀子简注》：“跂同跬，半步。”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跂，半步。这句意思是说：所以不从半步走起，就不可能到达千里之远的地方。”很有影响的北大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注：“‘跂’同‘跬’，音奎上声。跬步即半步。”朱东润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跂(kuǐ 傀)步，同跬步，即半步。”刘盼遂、郭预衡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上册：“跂步——半步，跂同跬，音kuǐ。”由于荀子的《劝学》这篇文章在反映荀子思想上的代表性和它的文学性，更由于它的现实教育意义，差不多从解放前到解放后的历年中学课本也都收入。但注释也都大体上说到“半步”为止，不愿多说一句。

但是我们想想：路是一步一步走的，千里之路，必须一步一步走起，荀子为什么要说“不从半步走起，就不可能到达千里之远的地方”？再说，按现在的习惯说法，再小的步子也算一步，不过称之为“一小步”，就象跨得大时称为“一大步”或“大大的一步”一样，那情况也就同于一根长棍子称为“一根”，从中折断，每一截仍称为“一根”。所以，象上举各书对《荀子·劝学》中“跂步”的注释，不要

说中学生，就是大学生读至此也会纳闷。

杨倞的注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今人对旧注的照搬上。古人所谓一步，是今天所谓两步，即农村步地（以步数来推算地积）时所说的“双步”。《礼记·祭义》：“跬步而不敢忘孝也。”《释文》：“再举足为步。”“再举足”即跨两次。我们看甲骨文中步字作或，象两个脚印，正是表示左右脚各跨了一次。也正因为古代一步即今日之两步，所以古代以一步为六尺（《周礼·小司徒》引《司马法》：“六尺为步。”当然，此“六尺”为战国时六尺，较今之六尺略短）。

据此，则古代所谓“半步”，即今日所谓一步，“跬（蹞）”也就是今日所说的一步。《小尔雅·度》说：“倍跬谓之步。”也说明了古代的“步”同“跬”的关系。

明白了这一点，才知道《荀子》中所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就不可能到达千里之外的地方。”梁启雄先生的注在引了杨倞的注之后又进而据《说文》指出了“蹞”的本字，这从整理、注释古籍的方面说自然是必要的，但似乎更为必要的是在引了旧注之后指出“步”字古今意义上的区别。梁先生的《简释》作为一部今人研究《荀子》的集大成之作，如果这样作了，恐怕好些新注、选本及教材也就不会出现上面所说的错误。

再举一个例子。《文选》王粲《登楼赋》：“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关于“济”字，李善注道：“《毛诗》

曰:‘济有深涉。’《尔雅》曰:‘济,渡也。’李善注是对的,而且引了《诗经·邶有苦叶》中的句子,因而意思也很明确,“济”是渡口、渡头的意思。李善注为“渡也”,因为古汉语中“渡”作为名词用时,即是渡口的意思。韦应物《滁州西涧》“野渡无人舟自横”便是人们最熟悉的例句。

现在有不少选本及大专教材也注“川既漾而济深”一句中的“济”为“渡”。如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济,渡。”简编本第一册(1986年1月第八次印刷)同。山西大学等二十一所院校合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二分册,瞿蜕园《汉魏六朝赋选》等也是这样。现代汉语中“渡”只用为动词,即“渡过”的意思,并没有“渡口”的意思,现在的新注中注为“渡”,读者便只能理解为“渡过”,

北大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似乎是编者意识到了将这个“济”字看作动词于义不通,因而这样注:“济作渡解,此处与‘川’为对文,泛指河水。这两句言路长而川深,归途遥远而艰难。”先说“济作渡解”,是指明本义;“此处与‘川’为对文,泛指河水”,是根据句子的结构和句意加以“变通”的解释。前面所说的本义既与旧注的原意不合,后面的变通也是完全丢开了旧注而另出机杼。然而这个新解在训诂上并无根据,因而也难以成立。

王粲“川既漾而济深”一句是说:河水长,无法绕过;渡口深,也难以涉过去。作者是要表明不但距家路途遥远(“路逶迤而修迥兮”),而且阻隔也很多。李善注并无

错误，只因为今注未能弄清其原注之意造成了错误和混乱。

上举两例中，注“颀”为“半步”，注“济”为“渡”，于旧注都有根据，而且旧注完全正确，然而新注却是错的。这原因就在于作注者未能注意到古今汉语词义上的区别，将古今两个同形词看作一个词，在理解上改变了旧注的意思。这个词义的改变只是因为将一条注释由古书移向了新著而造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注解“颀”为“半步”，解“济”为“渡”，都是没有根据的。

可见，我们利用旧注，必须充分注意到古今词义的区别，要正确理解旧注，不然，古人的确解，在我们手中也会变为谬误。

当然，上面我们提到的几种新注本都是精审之作，这种现象是很少见的，问题较多地存在于一些普及性的注本、选本中。我们举出这两例来，不过在于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而已。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 175 期）

古籍整理中出现的字误

王 迈

误字

一、王况误为玉况

《后汉书·侯霸传》：“其后河内蔡茂，京兆玉况，魏郡冯勤，皆得要位。况字文伯，性聪敏，为陈留太守，以德行化人，迁司徒，四年薨。”（《后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页903）

按，玉况为王况之讹。王音肃，点在中横上。不仅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误，《二十四史记传人名索引》亦误。1935年9月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之《困学纪闻》卷十三，页1054，书眉标题：《王况为大司徒》，及正文所叙王况事，“王”字均不误。

二、种放误为種放

处士以虚名被征为世所讥者，代有一人焉。汉之樊英、唐之田游岩、宋之種放、国朝之吴与弼是也。（《穀山笔麈》，中华书局点校本页60）

按，此误以种为種之简体，排版或过录，误翻为種。按

《姓源》种为仲山甫之后，避仇改为种。望出河南。种放虽为时人所讥，但其兄子世衡以下，世出名将，亦可钦之族姓也。小说《水浒》亦有老种经略相公。种非希姓，不应有误。

三、赵师巽误为赵师擇又简化为择

有献北珠冠四枚者，侂冑喜，以遗四夫人。十婢者皆愠曰：“等人耳。我辈不堪戴耶？”侂冑患之。时赵师择以列卿守临安，闻之，亟出十万缗，市北珠冠十枚。瞰侂冑入朝献之，十婢者大喜，分持以去。（《宋稗类钞》，书目文献出版社版页 112）

按，巽误为擇，又简为择，更误。擇从升（艸）巽声，羊益切。巽擇二字不通。书法家偶以“擇”从双手，但巽字从不作擇。

四、侶钟误为侶钟

都宪侶钟与通政强珍同席，强执壶劝曰：“要你饮四钟。”侶应声曰：“你莫要强斟。”（《古今谭概·巧言部》，海峡文艺出版社版页 878）

按，侶钟何能谐四钟！侶为侶之讹。《通志·氏族略》：高丽族有似先氏，后改为似氏。又后魏似氏改为似氏。见《魏书·官氏志》。似作“侶”，但不作“侶”。侶钟、强珍《明史》均有传。二人同为成化二年进士，立朝铮铮有声，志同道合，相戏不以为忤。

五、弓误为弓

郑所南尝自写一弓，长丈余，高可五寸许。天真烂

漫,超出物表。(《宋稗类钞》,书目文献出版社版页 257)

按,郑所南初名已佚,宋亡后,自名思肖,思肖即思赵,字所南,坐不向北,所南亦寓义。擅画兰,国亡,画兰露根无土。此卷即兰花长卷,“弓”误为“弓”。画卷与“弓”无涉。“弓”即“卷”字,道藏喜用。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小宋太一宫诗,瑞木千寻耸,仙图几弔开。注云,真诰谓一卷为一弔。殊不知真诰所谓弓即卷字,盖从省文,真诰亦尔,非弔字也。碧虚子陈景元据真诰以此字即篇字,亦误也。”无独有偶,包世臣慎伯亦蹈此误。王遽常《包慎伯临郑文公碑书后》:“安吉号善学郑羲下碑者,然此所摹殊不称其名。且误字不一而足,如……‘弓’之为‘弓’……‘弔’本作‘弓’,同‘卷’,见《真诰》,作‘弓’则不止为笔误矣。”(安徽《古籍研究》总 3 期页 13) 则一“弓”字,自宋已讹为“弔”、“弓”,而沿至今日矣。

六、唼误为泪

陈亚晚年退居,有华亭双鹤泪,怪石一株尤奇峭。
(《宋稗类钞》,书目文献出版社版页 294)

按,宋代杂著记陈亚事甚夥。丁传靖《宋人軼事汇编》陈亚此条,丁加以整理,削唼字。此本《宋稗类钞》,唼讹为淚,淚泪异体,取泪废淚,故唼讹为泪矣。鹤唼即唼鹤之倒装。

七、植麦误为雅麦

春日农谚云:雅麥种亩半,熟了好吃碾碾转。(《乡言

解颐》，中华书局版页 39)

来牟之外(迈案，此处当逗，原缺。)乡人，(迈案，此处多逗，原有。)有所谓雅麦者，先半月熟，专为作碾转之用。(同上书页 81)

按，麦无雅俗，农书无雅麦，“雅”为“稭”之讹，“稭”字甚古，《诗·鲁颂·閟宫》：“稭稚菽麦。”传：“先种曰稭，后种曰稚。”《释名》：“青徐人谓长妇曰稭长。苗先生者曰稭。”稭麦取其早熟，用以制碾转，碾转即陆游诗“拭盘堆连展”之连展也。南方亦有曰麦蚕。一字之误，横生新种。版本既误，必生疑窦。

八、鬻误为鬻

道士口含红铁弹，手捋红铁链，久之，投入冷水中，水犹鬻然。(《右台仙馆笔记》，齐鲁书社版页 111)

按，鬻字误，当作鬻或鬻。鬻为饪器，古作鬻或鬻，象形，再加形声符号“弗”，即沸腾之沸，与鬻字无关。

九、槌误为槌 囍误为童

《焦氏笔乘》载，娄师德一乡人犯赃，都督欲罪之。“明日宴会，都督与尚书共坐，因谓曰：‘闻有一人犯法，是师德乡里。师德实不识，但与其父为小儿时，共放牛耳。都督莫以师德宽国法。’都督遽令脱枷至。尚书切责之，曰：‘汝辞父母觅官职，不能谨洁，知复奈何？’将一楮槌饼与之，曰：‘童却作个饱死鬼去。’都督以此舍之。”(《焦氏笔乘》，上海古籍出版社版页 254)

按,“槌”当作“飴”,蜀人称蒸饼曰飴。“童”当作“噎”,“噎”为“食”之冒语。

十、蒙古儿误为蒙古几

部郎有故人,告贷数十金,坚却之曰“亡矣”。忽砰然一囊坠其前,白金满焉,大书其上曰:“此非蒙古几乎?”(《右台仙馆笔记》,齐鲁书社版页246)

按,“蒙古”一词,蒙文即银。族号与银读法稍异。按《蒙语拉丁字母标音试行方案》“蒙古”读 monggul,“银”读 monggu。汉语音译读法恰恰相反:族名应有“儿”,汉语音译读法反无“儿”,银之读法无“儿”,汉语音译反加“儿”。“蒙古儿”讹为“蒙古几”,不解矣。汉语音译国名族名,均取美字,如美利坚、英吉利等。对蒙古族名,汉语音译无带“儿”字之可能。从蒙语看,似是颠倒,但从汉语看,甚为合理。

夺字

一、“咽不下”误为“咽下”

东坡云:“……无事静坐,便觉一日似两日,……此方人人收得,但苦无好汤使多咽下耳。”(《宋稗类钞》,书目文献出版社版页478)

按,“无好汤使多咽不下耳”,此为宋代常语。宋人群书多用,从来不误,而此本夺一“不”字,大误。宋人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三:“范元实温,吾所畏友,……又尝与吾论时势及开元、天宝之末流。……时鲁公亦痛悔,一日喟

然而叹，数谓吾曰：‘今复得陈瓘、刘器之来，意若可救乎？’吾语元实。元实大喜，语吾曰：‘公之大人有此心，岂独海内，乃公之福。第恐难得好汤使多咽不下尔。’”他书所用尚多，均作“咽不下”，无作“咽下”者。沿至明代，士大夫雅谈，亦喜袭用。

二、“神荼”误脱“神”字

新年贴对联为古俗，其前身为战国时期桃梗（桃木人）、晋之桃符。（桃木板上书荼、郁垒二神名或画此二神像。）（《中国古都研究》第2辑《清代宫俗与京师民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76）

汉《风俗通义》载：上古之时，有荼、郁垒兄弟二人，曾在度朔山桃树下，以苇索缚恶鬼喂猛虎。（同上文，页77）

按，神荼、郁垒，唐以前视为门神。“荼”字上有“神”字，无论《独断》、《风俗通义》及他书所记均同，二神为双名，无单名“荼”者。二名读：shēn shū, yù lǜ。读法如不误，“神荼”不致讹为单名。

衍字

一、“太平无象此其象乎”误为“此其无象乎”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从官呼左右军官妓，置酒夜午。台官论之，杨文公以告王文正。文正不答，退朝以红笺书小诗遗和文，且以不得与会为恨。明日，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尝知之，亦遗以诗，恨不能往也。太平无